

有没有那种女追男，男主傲娇最后追妻「火葬场」的言情小说推荐？

成亲六年我还是清白之身，因为我的夫君另爱他人。

新房里，他捏着我的下巴，冷冷一笑：「我情愿你死在那片树林里，也好过毁掉我的一生！」

他将新婚这一天当作生命中最耻辱的日子。

我却在红盖头下羞涩含笑，将这一天当作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。

却并不知，就是从这一天开始，我开始枯守一段无望的爱，穿着讽刺的红嫁衣，卑微到了尘土里。

(一)

段陵被迫入赘进叶家时，满心怨恨，只想着有朝一日扬眉吐气，一雪今日之耻。

他将新婚这一天当作生命中最耻辱的日子，新房里，红盖头下的叶禾却羞涩含笑，将这一天当作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。

叶禾并不知道，这场婚姻是父亲用怎样的手段换取的，她彼时满怀憧憬，还一心期待着见到她的恩公，她朝思暮想的人，她的.....夫君。

夫君，一想到这个词，叶禾就会绯红着脸露出笑意，她轻轻呢喃着，在唇齿间不由自主地将这个词回味了千百遍。

爹说她性子腼腆，容易害羞，大婚前特意嘱咐她，要她大胆一些，不要像平常一样，与人说话都脸红，那是她的夫君，是爹亲自为她招上门的如意郎君，没什么好怕的。

于是她鼓足了勇气，想着等段陵掀开盖头，她一定要好好看他一眼，不闪不躲，大胆地唤他一声夫君。

可叶禾满怀柔情的一颗心在红盖头揭开的那一刻，如坠深渊

那是怎样一双冰冷怨毒的眼睛，盯得她心头发颤，似乎恨不得她立刻死去。

红烛摇曳，极度压抑的气氛中，段陵猛地欺近瑟瑟发抖的叶禾，孔武有力的手紧紧捏住她的下巴，脸上带着刻薄的笑，一寸一寸地打量着她，声音如毒蛇般，一字一句嘲讽地响起：

「好一个叶大小姐，好大的本事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我段家百年基业可全捏在你手中，我堂堂七尺男儿舍弃所有，没脸没皮地做你叶家的上门女婿，不知叶大小姐可还满意？」

叶禾面如白纸，寒气从脚底窜起，颤抖着身子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段陵冷冷一笑，双眸遽紧，蓦地拔高声音：

「我段某人立于天地间，自问所行所为无愧于心，这一生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那日在树林里救下你！」

叶禾身子一震，煞白了一张脸，段陵却仍不愿放过她，死死攥住她的眼眸，给予了她最后的致命一击。

「我宁愿你死在那里——也好过你如今毁掉我整个人生！」

声音在新房里久久回荡着，像一把重锤狠狠击在叶禾的心底，打碎了她所有的幻想与憧憬。

窗外风声飒飒，如奏一曲哀乐，凛冽而绝望，就是从这一天开始，她开始枯守一段无望的爱，穿着讽刺的红嫁衣，卑微到了尘土里。

像所有话本戏折里写的俗套故事一样，同居长干里，两小无嫌猜，一对青梅竹马，郎情妾意，正待谈婚论嫁时，却忽然冒出了一个恶人，硬生生地棒打鸳鸯，拆散了这对有情人。

是的，段陵正如故事里所说，有个从小相伴长大的青梅竹马，而她，也阴错阳差的，恰恰做了那个面目可憎的恶人，那个万人唾弃的罪魁祸首。

叶禾的父亲富甲一方，财势遮天，却是老来得女，半入黄土时才得了叶禾这一个独女。叶禾身体孱弱，母亲难产而死，叶老爷是对她捧在手心，呵护倍加。

与许多刁蛮任性的大户小姐不一样，叶禾的性子很温柔很和善，甚至有些过分的腼腆，叶老爷十分担心，害怕自己百年之后，宝贝女儿无人倚仗，受尽欺负。

于是他开始为叶禾物色如意郎君，一个品行才貌，家世门第皆般配，又愿意做叶家上门女婿，一生一世照顾叶禾的人。

恰在这个时候，段陵出现了，像老天爷挥挥手赏赐般，一切来得刚刚好。

打马而过的清俊少年，在树林里救下了出门踏春，与家仆走散的叶禾，萍水相逢的缘分，少女萌动的心，如羽毛轻轻拂过，不多不少，却足以能够化为一段佳话。

但天意往往弄人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叶老爷做梦都没有想到段陵会不答允这桩婚事。

意气风发的少年，言行举止有礼有度，却是不容商量的口气

心有所属，非卿不娶。

八个字干脆脆地挡回了叶老爷所有的期许，但商人总是不那么容易放弃的，打蛇打七寸，叶老爷也不多说，直接捏住了段氏家族生意的命脉，又安排了一个美貌戏子，柔情蜜意地哄走了段陵那位青梅竹马的心。

到底是多年摸爬滚打起家的商豪，狠辣手腕这才叫人真正见识到，段陵被逼上绝路，怀着满腔屈辱入赘进了叶家。

这些个中曲折内情，叶禾起先并不知，直到婚后才断断续续知晓完全，她终于明白，为何段陵会那样恨她了。

纵然无心，但段陵的人生也确实确实是因为她，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

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，两人之间的隔阂深深种下，如坚冰般不可消融。

叶禾甚至都不敢告诉父亲，段陵至始至终都没有碰过她，因为生下的孩子要姓叶，段陵直言不讳地告诉她，他觉得恶心。

可不管他怎样冷言冷语对待她，在父亲面前，她总是笑得很满足，小心翼翼地瞒下一切，生怕再加深父亲与夫君之间的矛盾。

但这一天，无论她如何害怕，还是避无可避地来了。

叶老爷老谋深算，却堪堪忘了一个词，养虎为患。

即使是一只拔了牙的老虎，奋力一扑，也能要人性命。

（二）

叶家在段陵入赘后的第三年春天，大厦倾塌，偌大家业说败就败。

段陵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，终是得偿所愿。

这几年他与段家暗渡陈仓，处心积虑，步步为营，一点点将叶家账目转移，抽丝剥茧，等到叶老爷猛然发觉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叶家已换了新主人，所有地契店铺都改成了段姓，连叶家大宅也无可幸免。

段陵站在长廊中，负手而立，冷冷地看着叶家老小搬离出去，连一千仆人也通通赶出，换成了段家的人。

所有人中，他唯独留下了叶禾。

当然不是出于情意，他只是不愿放掉她，他要看着她从云端跌下，亲眼见证她落魄的后半生。

「别怪他，是爹错在先，毁了他，也害苦了你，你就留下来跟他好好过日子吧。」

叶老爷仿佛一夜苍老了十岁，却还惦记着女儿，叶禾拼命摇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她转身去找段陵，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，求他不要赶走她爹，让年岁已高的叶老爷留在府上，能有片瓦遮头。

段陵居高临下地看着叶禾，眸光复杂。

不知怎么，他忽然想起与她成婚后不久，他骗她一起去听戏，自己却中途离席，趁机去找了柳妹，想亲耳听旧时的情人说，她没有变心，她还爱着他。

可女人薄情起来，比男人甚过百倍。

往日的青梅竹马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狠狠甩开他的手，背影决绝。

他喝得酩酊大醉，三更半夜才回了叶府，一抬头，却看见门前一道光，叶禾披着衣裳，提灯坐在风中等着他。

一见他，她便怯生生地站起，上前去扶他。

什么也没说，也不问他去做什么了，为何丢下她中途走了，只搀着他，细声细气地开口：

「夫君，小心点。」

他烦闷不已，一把推开她，她垂下眼睫，不再凑近他，只提着灯走在了前面，不时回头看他。

「夫君，这边。」

叶府大得如迷宫一般，夜色中没有叶禾在前方带路，他也许真摸不到房门。

灯火摇曳，他醉眼朦胧地看着前方那道纤秀的背影，浮浮沉沉如水面上一朵清荷，夜风拂过她散下的长发，看起来是那样单薄柔弱。

深吸了口气，段陵有些心烦意乱地转过身，他还从没见过叶禾哭成这样，不知为何他心头忽然堵得慌，皱眉挥挥手，他到底不耐地答允了她。

叶老爷就这样留了下来，住进了叶府，不，如今是段府的一个小别院里。

不知是想补偿自己，还是要故意羞辱叶禾，段陵开始隔三差五地带一些女人进门，夜夜笙歌，还一定要叶禾作陪。

叶禾推脱不掉，就坐在一边，垂眸埋首，静静地听着段陵与那些女人在耳边调笑。

没有争吵，没有哭闹，久而久之，段陵也觉索然了，像是失望，又像是愤怒，有什么情绪梗在心中，无从发泄。

直到有一日，他在花园里，无意之中撞见了那一幕。

他带回来的一群头牌花魁团团围着叶禾，似乎抢走了她什么东西，在空中互相抛来抛去，嘻嘻笑笑地捉弄着她。

叶禾嘴笨，被戏耍得团团转，额上渗出了细汗，只知道绯红着脸急声道：「还给我，还给我.....」

那些伶牙俐齿的风尘女子你一言我一语，无所忌惮地笑叶禾是个弃妇，将叶禾贬得一无是处，极尽嘲讽。

府里的下人只远远地看着，摇摇头叹口气，却明白叶禾在府中的地位，不敢出声相助，显然对她的遭遇也习以为常。

段陵站在长廊上，叶禾的无助窘迫直直映在他眼中，伴随着那些女人的嬉笑，他忽然觉得烦躁起来，明明应该高兴解气的时候，却反而一股无名怒火窜上心头，像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般，他一个跨步走上前，一声怒喝：

「住手，统统给我住手！」

满场顿寂，那些花魁没有想到会被段陵撞见，更没想到段陵会发这么大的火，一下吓得面如土色。

段陵劈手夺过那件被众人哄抢的东西，一挥袖：「滚，都给我滚！」

当花魁们慌乱地作鸟兽散后，段陵这才转身，没好气地将东西一把塞给傻愣愣的叶禾，粗声粗气道：「段家的脸都叫你丢光了，蠢得和根木头样的，再不济你也是我段陵的夫人，叫群妓女骑到了头上，传出去是在打我的脸吗？」

叶禾仍未回过神来，张了张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段陵哼了哼，不自在地将目光移到叶禾怀里的东西上，竟不由一愣，他这才看清，原来方才叶禾被她们抢去的东西竟是一双平平无奇的鞋底。

雪白的料子，针脚拙劣，边边角角却缝制得紧密细心，大小尺寸一看便知这是为谁做的。

心中蓦地一暖，段陵却一声哼，抑住心中的暖意，做出冷冰冰的样子想拿过细看，叶禾却赶紧将鞋底藏在了身后，如受了惊的小鹿般。

像知道他会不高兴一样，她低着头，不敢看他，嚅嚅了好半天后，才怯生生地开口：「我爹昨夜又咳了，夫君，你，你再替他请个好点的大夫……」

「这点小事也来烦我！」猛地打断叶禾的话，段陵的眸光倏然冷了下来，先前心里还有的一些莫名期待被冲散得一干二净，道不上来的情绪迫不及待地想要宣泄，他狠狠地拂袖而去，只留下叫叶禾煞白了一张脸的一句话。

「少做些有的没的，你知道你做的东西我碰都不会碰的！」

(三)

春去冬来，落叶纷飞间又是两年过去，叶老爷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他握住叶禾的手，眉眼间满是遗憾，他怕是等不到抱孙子的那一天了……

从小别院出来后，叶禾靠在墙上，身子无力地软了下去，像空中一片落叶，在风里飘零无依。

这几年段陵待她虽不温存，却也是衣食无缺，至少府里的下人不敢太放肆，对她表面上还算尊敬。

但有时他会莫名其妙地对她发火，脾气阴晴不定，前一刻还好好的，后一刻就不知她说错了什么话，一下就变了脸色。

于是她越发沉默，可沉默也是错的，去年除夕夜，他破天荒地带她去城楼上看烟花，才看到一半，他就气冲冲地丢下她走了。

「最讨厌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不知道的人还当你是个寡妇！」

她无端端地挨了骂，不明所以，怯怯地在身后喊了他几声，他头也不回，她只能叹口气，裹着披风自己一点点下了城楼。

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被他丢下，她早就习惯了，马车就停在下面，她自己也是可以回去的。

这件事过后，段陵又去忙各种生意应酬了，不再理会叶禾，叶禾被冷落在角落里，却已是知足的。

至少他再没娶过别的女人，偌大的宅院中始终只有她一位夫人。

也许，叶禾抬头望着天，痴痴地想，他对她还是有一丝丝情意的。

深吸了口气，叶禾望向小别院的方向，想到父亲殷切的眼神，终是咬紧唇，下定了决心。

夜幕降临，月光如水，叶禾踏进了段陵的房中，

段陵刚刚沐浴完，还只穿好一件单衣，浑身上下还笼罩着一层氤氲的水气。

叶禾的心忽然跳得很快，她抿了抿唇，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竟走上前，伸出手从后面一把拥住了段陵。

段陵身子一僵，却没有推开她，房中一下静得可怕，只听得到两人紧挨的心跳声。

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接近，也是叶禾第一次这么主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段陵才嘶哑地开口，呼吸粗重，唤了叶禾一声。

叶禾猛然被惊醒，吓了一跳，身子习惯性地哆嗦起来，却咬咬牙，鼓起全身的勇氣，又贴紧了段陵的背，颤声道：

「夫君，我.....我想要一个孩子，只想要一个孩子.....」

细声细气的话里带着哀求，如飘飘洒洒的雪花，在段陵心中柔软地化开，却又酸涩无比。

见段陵迟迟不说话，叶禾慌了，急忙补充道：「我不会再来烦你的，有，有了孩子后，我就搬去和爹一起住.....你也可以，可以再娶其他.....」

话还未说完，段陵霍然转过身，狠狠地甩开叶禾，漆黑的眼眸满是戾气，像头随时要扑上来咬人的猛虎——

「滚，给我滚！」

怒不可遏的声音如一道闪电，吼得叶禾瑟瑟发抖，霎时红了双眼，所有幻想与希望全部坍塌。

她被粗暴地推出了房门，身子摇摇欲坠。

从这一天后，段陵再也不愿见她，成天在外面忙得昏天暗地，回来就将自己关在房里，喝得酩酊大醉。

两人的关系一夜之间回到了不堪的最初，叶禾搂紧被子，夜夜泪湿枕巾。

她想不通，她那么卑微地恳求他，这么多年了，她只是要个孩子，这也是很过分的要求吗？

叶禾不知道，日日买醉的段陵并不比她好过，他饱受煎熬，恨自己不该沦陷，不该不知不觉对她生了情，更恨她不是真心想要他的孩子，而只是想要一个依靠，为了摆脱他，她甚至不惜劝他纳妾！

日子在相互的折磨中飒飒而过，眨眼间，就到了段陵曾经入赘进叶家的日子。

这一天，段陵心里格外烦闷，推掉了一切事务，早早地吩咐管家，去红袖楼叫了一群莺莺燕燕，关上房门，大肆歌舞，不许任何人来打扰。

去没想到入夜时分，门外忽然传来了女子的哭喊，那柔柔细细的声音，正是叶禾。

管家忧心忡忡地进来通报了几次，段陵左拥右抱，醉得东倒西歪，在满室笙歌中，一把摔了酒杯。

「不要再跟我提夫人两个字！」

门外的哭喊声越来越大，叶禾疯狂地拍着门，却一次次被人拖开，她撕心裂肺地喊着：「夫君，夫君，求求你出来见我……」

凄厉的哭喊一句句敲击着段陵的心，满腔苦涩中，他几乎就要心软，却又被怀中的美人劝下一杯酒，聪明的女人们互相使着眼色，满屋歌舞声骤然变大，渐渐遮盖了门外的嘈杂。

段陵也在这时陡然忆起，就是几年前的今日，叶老爷将他逼上了绝路！

心一横，他痛苦地闭上了眼，再不去管外间的动静，昏昏沉沉地躺了下去.....

等段陵一觉醒来时，悔恨来得措手不及。

府里全都挂起了白灯笼，临时设下的简陋灵堂中，远远地传来悲怆的哀乐，段府上下，一片愁云惨雾。

就在昨夜，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见叶禾的昨夜，叶老爷撒手人寰，一生叱咤风云的大商豪，在女儿肝肠寸断的哭喊中，终是不甘心地点一点合上了眼眸。

当段陵跌跌撞撞地赶去灵堂时，只看见一袭素衣跪在棺木前，披麻戴孝，孤零零的背影在空旷的灵堂里显得格外单薄瘦弱。

段陵眼眶忽然一酸，一步步艰难地走近叶禾，涩声道：「昨晚，我.....」

「昨晚我去找你，」不悲不喜的声音打断了段陵，叶禾纤秀的脊背伶仃地挺着，却并不回头，只轻轻开口：「想求你帮帮我，看在人之将死的份上，在我爹面前同我做场戏，说你会好好照顾我，不让他老人家下了黄泉也不安心.....」

冰凉的声音回荡在灵堂里，木然，苍白，如一口枯井，再掀不起一丝波澜。

「可爹说的没错，是我太傻，不该奢望，还误以为你就是我的良人，只要我一心一意地等在原地，总有一天能等到你回头看我一眼.....」

爹至死都放心不下她，她守在床边，颤抖不已的身子是从未有过的害怕与无助，她不管不顾地奔去找段陵，一道门却将她隔得彻彻底底，里面歌舞升平，外面却是漆黑寒冷，她拍着门撕心裂肺地哭喊着，将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尽了，可没有人出来，到最后都没有人出来.....

夜里那么黑，那么冷，在大风肆虐的小别院里，父亲的手倏然垂下，她的世界轰然坍塌。

这个世上待她最好的那个人就这样走了，天地之间一片昏沉，没有光，没有父亲，没有希望，前路茫茫，她终于.....什么也没有了。

背影动了动，叶禾缓缓转过头，那一瞬，段陵仿佛觉得时间都要静止了，他按捺住纷乱的心跳，正要上前，却对上了一双枯槁般的眼眸，叶禾定定地望着他，带着直逼人心的绝望与寒意——

「可现在我才明白，如果那年在树林里，我没有遇上你，该有多好。」

(四)

没有人知道假面是何年何月来到百灵潭的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姓，更没有人知道他是何来历，本体为何妖。

之所以叫他假面，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他常年戴着面具，离群索居，住在一个偏僻的石洞里，睡在一口古旧棺材中，与世隔绝。

若不是这次来送请柬，蛇女浮衣还不会踏入假面的住处，和这怪人有了第一次接触。

又粗又长的蛇尾游走在潮湿的石洞中，浮衣四处打量着，小心翼翼地喊着：「假面先生，假面先生.....」

满室昏暗中，一个人忽然从棺材里坐起，吓了浮衣一跳。

那人戴着鬼谱面具，阴森诡魅，盯着浮衣看了许久，看得浮衣额上都渗出了冷汗，无边死寂中，那人终于开口，却是嫌恶地吐出了三个字：

「真难看。」

声音有些嘶哑，却意外地低沉动听，浮衣愣了半天，顺着假面的视线看去才反应过来，他竟是在说她的大蛇尾难看！

腾的一下涨红了脸，浮衣伸长了脖子据理力争道：「哪，哪里难看了？明明这么好看的尾巴.....你的真身还指不定多丑呢！」

「真身.....我没有真身，我只是个不老不死的怪物.....」假面喃喃自语着，如幽魂一样从棺材里飘了出来，居高临下地站在了浮衣身前。

「你是谁？何故闯我石洞？」

浮衣被那双冷如冰霜的眼眸望得一个哆嗦，这才想起正事，从怀里取出请柬，绽出一个大大的笑容。

「假面先生，是这样的，乌裳姐姐生了个好漂亮的娃娃，要给娃娃摆满月酒，我是来请你.....」

饱含真情实意的话还未说完，洞里忽然飞沙走石，浮衣被一阵强风刮出了洞外，在半空中尖叫连连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，只听得洞里遥遥传来一声——

「已过午时三刻，洞里不留闲人，有事无事都勿扰。」

紧接着是棺材合上的声音，假面显然又入棺去休息了。

浮衣手握请柬，揉着摔疼的蛇尾，看向黑森森的石洞，欲哭无泪。

（五）

离满月酒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浮衣也越发起劲地去邀请假面，就这样，她天天去，天天摔，连孔澜都不忍心看她每天摔得鼻青脸肿的了，劝她放弃算了，可浮衣偏偏就和假面杠上了，一股拗劲上头，愈挫愈勇。

渐渐的，浮衣摸清了假面的性子，有时还能死皮赖脸的和他说上几句话。假面脾气很古怪，心情好时会让浮衣盘旋在洞顶睡觉，心情不好时就直接赶人，一股风把什么都吹出去。

他的石洞里冰冰凉凉的，浮衣很喜欢睡在里面，她对假面的一切都好奇得不行，可惜假面从来不回答她的疑问，问什么都说

忘了——

不是欺瞒，不是敷衍，而是真的忘了。

只有一次浮衣说到孔澜与乌裳夫妻情深时，假面破天荒地皱了眉：「妻子？我似乎也有过妻子的.....」

浮衣大奇，刚想刨根问底，假面却抱住头，痛苦不已，他似乎在拼命地想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，浮衣担心地想上前扶住他，却在假面的一声长啸中猛地被震开，又被大风吹出了石洞。

自此以后，浮衣再不敢在假面跟前提到「夫妻」、「眷侣」这些字眼了，孔娃娃的满月酒她也不奢望假面去了，她这才知道，假面足不出户原来是在等一个人，那个人没有来，假面就不会踏出石洞。

浮衣问他在等谁，他果然又是摇摇头，说忘了。

假面身上实在有太多谜团，浮衣想解也解不开，直到有一天，石洞来了个不速之客，替浮衣解开了心头所有疑惑.....

那天恰是孔澜为孩子摆满月酒的日子，百灵潭烟花漫天，热闹非凡，席间觥筹交错，庆祝到一半时，浮衣忽然像想到了什么，悄悄离了座，带着好酒好菜，向假面的石洞游去。

假面从棺材里被叫醒时很生气，也不管浮衣说什么给他带好吃的来了，衣袍鼓动间就要赶人，浮衣赶紧把包袱挡在脸前，颤颤巍巍地道：

「假，假面先生，外头的凡人老说，朋友之间不就该有福同享吗.....」

正准备动手的假面闻言一愣，漆黑的眼眸透过鬼谱面具，深深地看了眼抖成个筛子似的浮衣。

一阵风迎面而来，浮衣紧闭双眼，却不是预料中的扫地出门，睁开眼，才发现假面一把将包袱卷进了棺材里。

「好了，东西我收下了，你走吧。」

浮衣眨了眨眼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他竟然没有吹她出去！

按捺不住的欣喜涌上心头，浮衣刚要开口，下身却忽然灼热起来，长长的蛇尾一鼓一鼓，散发出幽绿的光芒。

浮衣眉间一跳，难以置信地看向长尾，几乎瞬间明白过来，她，她这是要蜕皮化人，蛇尾修炼成双腿了！

在百灵潭修行了这么久，她做梦都盼着这一天，如今终于可以实现了！

浮衣忍住疼痛，心中欢喜万分，她环顾了下四周，假面已合上了棺材，她不敢惊动他，更不好意思让他看见她蜕皮的全过程。

时间刻不容缓，咬咬牙，浮衣拖着蛇尾，游进了石洞深处。

刚藏好身子，洞外便闪过一道蓝光，朵朵幽莲在空中盛开，一人踏风而来——

墨发如瀑，衣袂飞扬，赫然正是潭主春妖！

「段陵，七十七年之期已至，吾依约前来，尔速速起身，取回属于尔之物。」

清越的声音在石洞里响起，棺材动了动，不一会儿，假面破棺而出。

藏在暗处的浮衣瞪大了眼睛，乖乖，原来假面先生一直在等的人竟然是潭主！

蛇尾火辣辣地蜕化着，浮衣却浑然不觉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道黑影，若有所思。

段陵，原来他叫段陵。

「七十七年前，你来到百灵潭，在我这里寄存了一件东西，你可还有印象？」

春妖淡淡问道，假面摇了摇头，忘了。

「忘了就对了，」春妖挑眉淡笑：「因为你寄存在我这的东西，正是你的回忆。」

一拂袖，春妖伸手在空中划了个圈，云烟缭绕间，半空中缓缓现出一面昆仑镜。

「七十七年前，你将回忆尽数托付于我，我替你保管了这么多年，如今依约前来，是时候完璧归赵了。」

指尖一弹，昆仑镜慢慢启动，银光飘洒间，幻化出人间的场景.....

春妖的声音在假面头顶响起：「可看仔细了。」

假面闻声抬头，暗处的浮衣也好奇地伸长了脖子，强忍住下身的灼热，凝神看了起来.....

(六)

「可现在我才明白，如果那年在树林里，我没有遇上你，该有多好。」

昆仑镜上闪过一幅幅画面，演绎着多年来的爱恨情仇，灵堂里，叶禾心如枯槁。

石洞中，浮衣也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。

她痴痴地望着昆仑镜中的景象，从不知情爱为何物的一颗心像浸泡在海水里，苦涩无比。

泪水滑过脸颊，滴在她蜕化的蛇皮上，带着温热，晶莹剔透。

假面要动身的前一夜，浮衣不知哪来的冲动，去找了主人春妖，跪在春妖座下，执意请命愿跟假面一同出海寻妻。

像在台下听一曲戏，台上唱到扣人心弦的地方却戛然而止，他们的故事触动了她的心弦，她急切地想陪着主人公一同走下去，亲自揭开这场七十七年后的结局。

浮衣从没离开过百灵潭，春妖多有嘱咐，末了，一声轻叹：

「也算作你的一番历练吧，只愿你将来不要后悔。」

假面走时，春妖将一物放入他手心，面色淡淡：「这是你曾托我找的东西，上穷碧落，我始终不希望你会上。」

浮衣跟着假面离开百灵潭时，长长的一条蛇尾已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双窈窕修长的腿。

她小心翼翼地把腿晃给假面看，「这下你没那么讨厌我的尾巴了吧。」

假面瞥了一眼，面无表情：「这叫腿，不叫尾巴。」

浮衣吐了吐舌头，紧跟上假面：「都差不多嘛。」

一路上，假面都很沉默，浮衣变着法子想讨他开心，假面却不怎么理会她。

眼看着离那座传说中的海中岛越来越近，浮衣明显感觉到假面开始紧张起来，整个人交织着兴奋与不安。

浮衣拍拍他的肩膀：「你放心，你一定会见到你的妻子的！」

假面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，面具下的眼眸深不见底，许久，他嘶哑着声音开口：「谢谢。」

天高辽阔，海水蔚蓝，假面坐在船头，大风烈烈，吹着他衣袍飞扬，浮衣见他这副模样，知道他定是又想起了叶禾。

叹了口气，浮衣安静地坐在了假面旁边，双腿还像蛇尾一样慵懒地搭着，不知怎么，她眼前又浮现出了昆仑镜中的画面.....

(七)

叶老爷去世后，叶禾心如死灰。

像忽然看破了一切般，你若无情我便休，她拟了一封又一封休书，送去给段陵，要段陵休了自己，放她海阔天空。

休书却都被段陵撕得粉碎，漫天纷飞的纸屑中，段陵拉住她的手，几近哀求：「我们忘记一切，从头来过，好不好？」

她求了他这么多年，等她终于累了的时候，他却反过头来求她不要离开。

叶禾笑了笑，轻轻抽出手，在段陵一点点黯淡下的眸光中，转身而去，毫不留恋。

既然段陵不肯休掉她，她也不再强求，反正那薄薄的一张纸也改变不了什么，她搬去了父亲生前住的小别院，一个人养花种草，过起了清心寡欲的生活。

段陵每天都会来看她，她却不管他说什么都不理会，只当他不存在。

有一回段陵终于忍不住了，红着眼紧紧地抱住了叶禾，下巴抵在她头上，嘶哑的声音带着哀求：「你不是想要孩子吗？我们生个孩子好不好，我会教他.....」

「不想了，」淡淡的话打断了段陵，叶禾从他怀里挣脱，抬起头，面淡如水：「现在不想要了……总要不到也就不想了。」

门慢慢地关上，段陵心头大悸，觉得有把刀子将他的心一点点割得七零八落，再也拼凑不完全。

日子如流水般淌过，许是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到底无法真正地忘却，后来的叶禾压抑成疾，本就孱弱的身体一病不起。

段陵心急如焚，到处寻医问药，为了叶禾停了一切生意，带着她踏遍北陆南疆每一个角落，几乎将大半家财都散尽。

但叶禾的病始终没有好转，像是老天爷对他的惩罚一样，她的身体每况愈下，眼看就不行了。

段陵仿佛坠入了无底深渊，七尺男儿跪在床头哭得像个孩子一样，却就在他最痛苦绝望时，生机转现——

他得到了一份残缺的古书。

书上记载着，蓬莱之地有座海中岛，岛上有座仙人墓，墓中有无数的金银财宝，还有传说中的长生之药，可消除百病，起死回生。

仙岛藏在海水下，每七十七年海面会退一次潮，露出下面的海中岛。

距书上记载的一次退潮时间来推算，今年不多不少，正好是又一个七十七年后的海中岛重现。

段陵激动不已，像溺水之人抓住了救命稻草般，赶紧带着叶禾，立刻动身。

他散尽最后的家财，雇了一艘大船，带上足够的人马，按照书上的指示，浩浩荡荡地启程了。

他做的这一切叶禾都看在眼里，心里不是没有触动的，她曾劝过他：「其实.....你没必要这样.....人总是要死的，何必为了我.....」

「你是我的妻子，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！」段陵急急打断她，像害怕听到后面的那些话一样，他紧紧搂住她，身子不住颤抖着。

「我们一定会找到药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会好起来的.....」

海风拍着船舱，呜呜作响，这一回，叶禾没有推开段陵，只是怔怔地贴在他胸口，听着他急促的心跳声，茫然若失.....

大船在海面上行驶了两个多月后，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时，却是意外突发。

海上忽然刮起了大风，前一刻还晴空万里，眨眼间就电闪雷鸣，风云变色了。

昏天暗地间，大海像一条狂躁的俊龙，吼叫着要将他们全部吞噬。

船员们惊叫着，是海神的惩罚来了，一片混乱中，段陵牢牢护住叶禾，在她耳边不住道：「别怕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在

呢.....」

男人有力的臂弯紧紧圈护着她，叶禾怔怔地抬起头，狂风暴雨中，他们互相看不清楚彼此，于是有什么再无顾及，就这样混着大雨，怆然落下。

她忽然想，如果时间能在这刻停止，该有多好。

当众人九死一生地登上岛时，满船人马已折损大半，可段陵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，下到了仙人墓时，才是灾难真正的开始.....

「到了，前面就是海中岛了，七十七年后，它果然又浮出水面了！」

假面欣喜的声音惊醒了浮衣，她蓦地回过神来，船已徐徐靠岸。

跟着假面下了船，浮衣脑海里的景象还挥之不去。

她望向假面，忽然有一股冲动，很想伸出手摘下他的面具，看一看他面具下的脸庞是否还像昆仑镜里的段陵一样，英俊潇洒，情深不悔。

(八)

摸索着走过长长的甬道，假面对古墓中的机关已是驾轻就熟，又仗着死不了，一路横冲直撞地在前面开路，看得浮衣心惊肉跳。

漫天箭雨中，假面猛然回首将浮衣一拉，浮衣猝不及防地跌入了他怀中，被护得滴水不漏。

脑袋晕乎乎的，浮衣心头莫名地升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，双腿似蛇尾一样软绵绵地贴着假面。

机关一破，假面就毫不在意地拔下身上的毒箭，继续火急火燎地往前冲——

为了这一天，他已等待了太久！

当年他们一行人踏入古墓，他护着叶禾，一心只想找到传说中的长生之药，其他人却被墓中的金银珠宝所惑，开始自相残杀。

无法言说那场灾难有多残酷，人心被欲望所遮蔽，那群人像疯了一般，为了富贵对着同伴手起刀落。

空气中满是血腥的味道，段陵拼命也阻止不了，反而在争斗中身受重伤，抱着叶禾滚下了一条窄道。

叶禾在他怀中泪如雨下，所有爱恨纠葛在那一刻都不重要了，正当他们以为要一同命丧于此时，却没想到天不绝人，当睁开眼时，他们已经身在了一个巨大的密室中。

密室洞若白昼，中央摆放着一口漆黑的木棺，木棺顶上镶嵌着一颗明珠，柔和的光晕轻轻流转着，照映着周围壁上刻满的古老文字。

这里的场景与古书中描述的一模一样。

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跌入了仙人墓的内室，书上说的长生之药就藏在棺木上的那颗明珠里！

段陵欣喜若狂，颤抖着手按照书上的方法取下了明珠，明珠一落入手心，立刻白光大作，转瞬间剥落成了一颗纯白的丹丸

这就是他们千辛万苦要找的长生之药！

段陵激动不已，迫不及待地递到了叶禾嘴边，叶禾脸色苍白，眸含泪光地望着段陵：「那你呢？」

她怎会看不出，段陵为了保护她身受重伤，此刻已是强弩之末，全凭一口气在撑着，只怕是她一吞下药丸，他就会心弦松懈，软下身子，再无牵挂地撒手而去。

仙药只有一颗，他二人中注定只能活下一个，叶禾在段陵灼热的注视下，缓缓低下了头，潸然泪下。

直到这一刻，他还不明白，如果世上没了他，她孤零零的一个人，纵是得到了寂寞的永生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叶禾接过药丸，泪中含笑，当着段陵的面放入了嘴中.....

却就在这一瞬间，她忽然扑上去，不由分说地吻住了段陵，段陵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，笑容刹那凝固在脸上。

一切发生得太突然，段陵措手不及，天旋地转的拥吻中，药丸被叶禾用舌尖抵着直直送入了他嘴中，唇齿相依间，耳边是叶禾的轻声呢喃。

「夫君，原谅我自私一次，我到底，没有勇气.....承受失去你的痛苦。」

段陵不防之间吞下药丸后，又急又怕，抱住脸色愈发苍白的叶禾，痛不欲生。

却像蓦地想到了什么，他颤抖着身子，赶紧掏出怀里那本残缺的古书。

书上染了献血，他翻着翻着，忽然眼前一亮。

破败的书页上，模糊地记载着一首诗，大多行句已看不清楚，其中一句更是染了鲜血，只依稀辨得出后半句，但却足以给段陵带来莫大的希望——

仙人棺里得永生。

段陵如失而复得般，搂紧叶禾又哭又笑，他二话不说，咬紧牙，奋力推开了密室中央的黑棺。

棺木里面竟然空空如也！

还无暇细究，却不知触动了什么机关，密室里一下狂风大作，墓洞开始摇晃，有海水慢慢注入.....

段陵脸色大变，陡然记起，书上说过，一旦动了仙人的棺木后，海水就会立刻升起，盖过这座岛屿，海底的仙人墓将等待又一次轮回才会浮现出来！

叶禾躺进了棺木中，叫段陵快走，大风狂吹中，段陵死死抠住棺木，血红了眼，他如何也忘不了，最后的最后，叶禾猛地一把推开了他，凄声叫着，走啊——

夫君，好好活下去，若是有心，你七十七年后再回来找我，我会一直等着你！

声音不断盘旋在段陵耳边，他在大风中伸出手，目眦欲裂地唤着叶禾，却只能离她越来越远，眼睁睁地看着她眸中含泪，笑望着他，慢慢躺了下去……

整个世界，瞬间轰然坍塌，支离破碎。

(九)

海水顷刻间淹没了岛屿，当段陵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身在了百灵潭。

是百灵潭的无垠路过这片海域，救下了被海水冲到岸上，昏迷不醒的他。

海中岛已经沉下，消失无踪，他踉踉跄跄地奔到海边，大声喊着叶禾的名字，直到声嘶力竭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

大海波涛汹涌，他双手死死抠进了沙中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
他被无垠带回了百灵潭，眼前无时无刻不浮现着叶禾最后泪眼含笑，慢慢躺入棺材中的模样，直到此时他才发现，原来长生是件多么残忍的事情。

没有叶禾，他不死的生命，不老的容颜都成了罪过。

他戴上了面具，住进了昏暗的石洞，睡在了棺材中，与世隔绝。

那段痛苦的记忆被寄存在春妖的昆仑镜中，等待七十七年后再度开启，海中岛重现之日，就是他寻回叶禾的时候.....

而这一天，终于来了。

转动石烛，墓门缓缓打开，漆黑的棺木赫现眼前，假面身子一颤，激动得不能自持。

在浮衣的注视下，他一步一步走近棺木，时光仿佛凝固在这一瞬，他心跳如雷，屏住呼吸，一点点推开了棺盖——

夫君，好好活下去，若是有心，你七十七年后回来找我，我会一直等着你！

无数片段闪过眼前，前尘往事扑面而来，流光飞舞间，似乎有个女子倚栏而立，眸光如水，笑得温柔。

颤抖着身子，假面狂跳的心却在棺木打开的那一瞬，如坠深渊——

棺木里竟是一具白骨！

没有叶禾，没有那声等待已久的夫君，竟只有一具白骨！

浮衣贴着棺木，张大了嘴，失声道：「怎，怎么会这样？」

叶禾原来早已死去！

那些被尘埃掩盖的秘密，那些沉浸在岁月长河中的真相，谁也不知道，七十七年前，痴情的女子躺进了棺木中，泪流满面，至死也没有告诉她的夫君，她其实知道古书上那被血染糊的前一句：

明珠不灭浮屠阵，仙人棺里得永生。

棺木上的明珠灭了，里面的长生之药被段陵吞下，留下的只是一具普通的棺材。

她在船上早已看过那一页，却在墓里没有告诉段陵，反而与他定下了七十七年之约。

她骗了他，为了让他好好活下去，她合上棺木，编造了一场七十七年的谎言。

若是有心，七十七年后再回来找我，我等你。

仿佛一切都没有了意义，假面抱着白骨，泣不成声：「你骗我，你骗我.....」

戴了七十七年的面具终于滑落下来，面具下的那张脸依然不变，年轻如昔，还是那个春日湖畔，意气风发，打马从树林里经过，救下她的翩翩少年，可是她却再也不能睁开双眸看他一眼，轻轻唤他一声「夫君」了——

物是人非，故人永不再。

声嘶力竭的哭声中，假面忽然从怀中掏出一物，浮衣还来不及阻止，他已经仰头吞下，跳入棺中，

那是他离开百灵潭时，春妖亲自交予他手中的，他做过最坏的打算，她若有不测，他定不独活。

他吞下长生之药，不老不死，唯一能做的只有永世长眠。

春妖交给他的，便是能让他永远睡去的药。

君既为依死，独生为谁施？欢若见怜时，棺木为依开。

假面搂紧叶禾的白骨，像他们曾经无数次的紧紧相依一样，慢慢地闭上了眼。

既然我不能陪着你共赴黄泉，那就让我拥着你永世长眠吧。

棺木缓缓合上，海水升起，墓洞摇晃，浮衣却抓住棺木，不愿离开。

耳边恍惚想起，离开百灵潭时，主人春妖饱含叹息的声音：

只愿你将来不要后悔。

她那时看不懂主人眼中的悲悯之色，现在想起，什么都明白了。

原来看戏的人，戏看久了，就出不来了，在感慨戏中人悲欢离合的那一瞬，自己也不觉入了戏。

她终于知道情爱为何物了，却再也没有机会尝试，双腿不知不觉化为了蛇尾，她在大风中变回了蛇身，紧紧盘踞在了棺木上。

墓门一点点合上，她闭上眼，在不断涌起的海水中，流下了一滴泪。

她知道，她再也无法走出这座古墓了。

该盐选专栏共 60 章，97% 未读

继续阅读

▶

VIP



盐选专栏

与君绝：维以不永伤

吾玉

共 60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90~~

发布于 2020-12-15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